



我的梳妆台上,有一面不算太大的圆镜,黄铜边框已有氧化痕迹。圆镜是我十六岁的时候,外婆送的。它照见我每日的晨昏,也仿佛收纳了这二十几年来的光影。

如今每天晨起,我坐在镜前,不急于描画,而是喜欢静静地看一会儿镜中的自己。这张脸,早已褪去了少女时代那种毛茸茸的、不确定的光晕,但尚未有老年的霜色与沟壑。它处在一种中间的、安定的状态里。皮肤不再透亮,

却有了沉静的质感;眼角的细纹是浅浅的,像是极细的笔尖在宣纸上留下的淡墨皴染,记录着那些由衷的笑与沉思的凝眸。我有时会无端地想起母亲在我这个年纪时的模样,她的头发似乎黑得更纯粹些,而我的,在灯光下已能看到几丝银亮,像夜空中早现的、疏离的星。镜子里映出的,不只有我。还有身后那扇窗,以及窗外一角沉默的天空。光线的流转,云影的徘徊,都成了镜中画的一部分。某个恍惚的瞬间,我会觉得镜子里是另一个房间,住

## F 凡人一叶

anrenyiye

## 镜里镜外

□刘蕾

着另一个我,我们日日对坐,彼此审视,却又互不打扰。她知晓我所有未曾出口的话语,也记得我所有悄然隐去的表情。

这面镜子见证过我的仓促与从容。一开始工作那几年,我的生活被切割成无数碎片,坐在镜前的分秒都显得奢侈。胡乱拢一拢头发,涂一点口红提振气色,便算是完成了出门的仪式。那时镜中的眼神,总带着一丝被时间追赶的惶急。而今,脚步终于慢了下来。我开始懂得欣赏慢的好处。用那把檀木梳,从发根到发梢,一下,两下,三下……节奏舒缓,是一种年轻时没有的安抚的韵律。看清水慢慢浸润脸庞,看润肤乳在掌心化开,再轻轻按在皮肤上。这个过程,不再是为了奔赴某处而做的准备,它本身就是一种安然的所在。

台子上散落着一些小物。一瓶用了一半的香水,是草木的基调,有雨后青苔

的微凉气息。一支颜色旧了的唇膏,是某年秋天心血来潮买的,用的次数寥寥,却总舍不得丢,仿佛留着它,就留住了那个短暂的、敢于尝试鲜艳的冲动。还有一枚小小的、嵌着素净贝母的发夹,是女儿用她第一个月的零花钱买给我的。她说,“妈妈,这个颜色很配你。”我珍重地收着,虽不常戴,但看见它,心里便泛起柔软的暖意。

这些物件,连同这面镜子,共同构筑了一个属于我的、微小的世界。在这里,我不必是谁的员工、谁的母亲、谁的妻子。我只是我自己,一个四十岁的女子,与镜中的影像默然相对,梳理着光阴留下的痕迹,也确认着内心依旧如初的丰盈。

镜里镜外,皆是人生。而此刻,晨光正好。



N 耐人寻味

airenxunwei

王姨

□江小鱼

王姨是单位里王叔的家属,一辈子就围着王叔一家老小的灶台转。可我一直觉得,王姨是个很不简单的人。

儿媳早晨给王姨买了条围巾,不到中午,整个家属院的人就知道了王姨有个孝顺的儿媳,给她买了一条很好看的红围巾。你可能会撇嘴道,谁家锅底没灰?可你压根就看不到王姨家的锅底啊。

单位里的几位特精明特能干的老大姐,都不得不服王姨,用她们的话说,“那人心大,不是打碎门牙往下咽那么简单”。来单位快30年了,我从没见过王姨阴过脸,啥时候见她,都满脸喜气。这样的人如若运气不好,是不是连运气自个都会不好意思?

王姨好干净,是出了名的。据说,她家房子外面那窗台,王姨每天都仔仔细细挨个擦,犄角旮旯都打扫得干干净净。你任何时候上王姨家都会有种错觉:一定是在等着最尊贵的客人进门。

单位里一生活特别精致的大姐,进了王姨卧室,她是这样说的:“你进了那院子,养的花呀,一盆比一盆开得好,跟人的精气神般配得很。进了那房子都不敢落座,床单平平整整没有一点折一点皱,被子、褥子叠得咋看都是一条线,像尺子打出来的。”

这些都已是20年前的事了,而今王姨已年过80,据说她身体再不好,任何人来看她,她都会坐得直挺挺的,一点都瞧不出精神不好。哪怕客人一走,她倒在炕上疼得窝成疙瘩。

我有时会想,倘若王姨上过学,有份工作,又会是怎样的风景?

F 非常感受

eichangganshou

## 站哪儿

□周牧辰

学校里正在举办运动会,颁奖背景墙前设有三个高度不同的台阶。最高的台阶属于冠军,其次是亚军,最低的则是季军。晚上,我在操场上漫步时,看到一位年轻父亲带着他的孩子到颁奖背景墙前拍照留念。孩子自己先站到了季军的台阶上。父亲见状颇为不满,要求他站上冠军的台阶。

孩子困惑地问:“我就站在这儿,为什么非要站到那个台阶上去呢?”父亲回答道:“因为那是第一名站的地方,第一名才是最厉害的。”

在父亲的再三催促下,孩子最终站了上去。父亲满意地拍完照片,随即低头操作手机,大概是准备分享到亲友群或朋友圈吧。

我不禁想,孩子最初的反问不无道理。为什么非要站上最高的台阶呢?如果是我的孩子,我会尊重他的选择,随他站在哪里,甚至允许他只在背景墙前,不站在任何一个显示名次的台阶上。

很多人对名次过于执着,总是渴望取得胜利、赢过他人。如果自己无法实现,便将这种执念强加给下一代。



Z 哲理小品

helixiaopin

## 安静

□张建云

人出恶言,必有恶念。凡暴怒、咆哮、刻薄,皆是焦虑、慌张和无奈的转化。为何如此?不能安静。

不能安静,是因为不会安静;不会安静,是因为不想安静。不想安静,便失去快乐、幸福和未来。

每天早晨醒来的第一件事是安静。安静思考一天的事务、安排一天的计划。晚上睡觉之前的最后一件事也是安静。惴惴不安地上床就会有翻来覆去地辗转,兴奋喜悦的状态必然有睡不安稳地反侧。

安静是所有美好的开始。没有安静,就没有美好,就没有成功,就没有幸福,就没有未来。教会孩子从容不迫、镇定自如是生命教育,但家长的大呼小叫、唠叨成性、动辄愤怒是不会给孩子以泰然自若的风度与处事不惊的智慧。

如何安静?《道德经》云:“无欲以静,天下将自定。”如何讲?欲望分为常

欲和私欲。常欲,是合理、合情、合规、合法,不损害他人之欲。私欲,是损人利己或损人不利己之欲。具体来说搅得我们心神不宁的是私欲。私欲,就如一杯水里的悬浮颗粒,只有令其沉静下来,水才会清澈。

周敦颐说:“定之以中正仁义而主静。”大意是一个人的内心与身体住进了仁义就是中正和合,就是“大局已定”。这就是安静。说到此处,我们便可得出,为什么有人不安静、总焦虑不安呢?无非是私欲过盛和仁义欠缺。

降低私欲,培育仁义,是所有的正统教育必须而且立即要做的。不然后的话,我们会因焦虑而败,因焦虑而亡,因焦虑而被历史的车轮碾压得粉碎。

如何去除私欲,培育仁义?阅读经典、树立家风、光亮良知。

学习不过如此,婚姻不过如此,事业不过如此,生命也不过如此。



请本版文图作者与编辑联系,以便奉寄稿酬。